

世界名著经典文库

雾都孤儿

狄更斯 著



雾都孤儿

[英]狄更斯 著
 哲 波 译



中国社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雾都孤儿 / (英) 狄更斯著; 哲波译. - 北京: 中国社会出版社, 1999.7

(世界名著经典文库/彭诗琅主编)

ISBN 7-80146-273-4

I. 雾… II. ①狄… ②哲… III. 长篇小说-英国-近代
IV. I561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43749 号

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100032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飞达印刷厂印刷

* * *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15.5 印张 387 千字

1999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



奥列佛·特维斯特降生的地点及其情形

这是一座普通的小镇，我暂时不想提它的名字，也不想给它起个假名字。当时的英国，在大大小小的城镇里都设有一种机构；贫民习艺所。本书的主人公，便是在那里出生的。至于他出生的确切日期，我也不想噜苏，因为这无关宏旨，至少在目前是无关紧要的。

在贫民习艺所里，当医生将这名婴儿接到忧伤烦恼的世界之后，小东西能不能活下去，甚而能不能获得一个应有的名字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个未知数。或许这部传记压根儿就不会问世的，即使问世也只寥寥几页；不过即便如此，也不可低估它的价值，它将成为世界上所有传记中最简洁最可信的一个范例。

我不敢说，在贫民习艺所里降生，是一种难得的机遇，是最幸运和最令人羡慕的机遇；但我确信，这在当时对于奥列佛·特维斯特来说，的确是天赐良机。老实说，小东西自己要呼吸起来也是很困难的。呼吸对于一个初生婴儿来说，并非简单，但人不呼吸是无法生存的。有好一会儿，他躺在一块小褥垫上艰难地喘息着，在生与死的界线上挣扎着，死神在向他频频招手，天平向阴间倾斜。天啊！倘若这时在他的身旁站着奶奶姥姥、姑姑阿

姨，以及保姆和大夫，会出现什么后果呢？他必定被这些忧心如焚的人们立即整死！这是毫无疑问的。然而这时小东西身边只有两个人：一个是习艺所收容的老贫妇，这老贫妇恰巧难得从哪儿捞到了点啤酒喝喝，喝得迷迷糊糊的；再一个就是教区医生，他是按合约干这行差事的。冷漠的环境，致使奥列佛能竭尽全力地与命运抗争。一番拼搏后，他缓过了一口气；接着，打了个喷嚏，哭声冲破了寂静。医生已预料地他的哭声是非凡的，因为他大大超过了惯例，在三分十五秒的时间内竟没有哭出来声来，他的降生，无疑是向贫民习艺所里的人们宣告：又一个沉重的包袱，甩落在这一教区。

奥列佛肺部功能全，也活动自如。那条被随意扔在铁床上的拼布被子，在他的不安份的手脚划动下，也窸窣地蠕动起来。这当儿，病床上的一个年轻女人有气无力地翘起头，仰起惨白的面孔，声音微弱地喃喃自语道：

“噢，让我看一看这孩子，再死吧。”

医生正面朝壁炉坐着烘手、搓手，听到年轻女子的话，缓缓地站起来，踱到她的床前，用一种意想不到的和善声调说：

“哦，您离死还早着哩。”

“愿上帝保佑，天啦，她现在可不能死，不能死。”充当护士的老贫妇嘀咕道。老妇人刚才还在墙角里，仰面品尝着从一只绿色玻璃瓶中倒出的什么好东西，显出很得意的样子，这时急忙将瓶子塞进衣兜里。“上帝保佑，可不能叫她现在就死去。先生。”老妇人提高声调说，“等她活到我这大把年纪，生上十三个孩子，但是只存活两个，其余一个个都死掉；而且活下来的两个，也只好跟我一起赖在习艺所里，那时候，她就再也不会这样激动了！上帝保佑。喂，姑娘。”老妇人又换一种平缓的声调说，“姑娘，想一想做母亲的滋味吧。瞧，多可爱的小东西……”

然而用“做母亲”的美妙滋味慰藉产妇，并没有得到预期效

果。产妇轻轻地摇摇头，将双手伸向自己的婴孩。

医生连忙将婴儿送到她的怀抱。她用冰凉苍白的嘴唇，热烈地吻着婴孩的额头；接着，用双手抹一下自己的脸颊，目光狂乱起来；打了个寒颤，身子忽地朝后一仰，一命呜呼。医生和老贫妇急忙给她揉胸、擦手、捏太阳穴，但一切都无济于事，血液不再流动了。他们互相间说了些安慰及想唤起希望的话。他们得不到安慰和希望为时太长了。

“完了，辛格米太太！”医生终于说道。

“啊，真可怜，完了。”老贫妇将绿瓶子的软木塞从枕头边拣起来，那是她弯腰抱婴儿时掉落的。“真可怜啊！”

“护士，如果孩子哭闹起来，你尽管找我。”医生认真地说，慢条斯理地将手套戴上。“这小东西看来很不安份。他要是闹得凶，你就喂他一点粥好了。”说着他戴上帽子，在床边伫立片刻，径自走向门口，又忍不住回头说：“这女人长相还挺不错的，她是从哪里来的？”

“昨晚济贫专员吩咐人送来的。”老贫妇答道，“有人看到她倒在街道上，大概跑了不少路，鞋底都磨通了。至于她到底打哪儿来，又上哪儿去，天知道。”

医生这时走向死者，俯下身去，举起了她的左手。

“可怜，又一篇老故事，”他不禁摇摇头，“照例没戴结婚戒指。唉，晚安，女士！”

医生吃饭去了，护士又仰脖子对绿瓶子口咕了几口，然后坐到壁炉前的一张矮椅子上，开始给婴儿穿衣服。

一个人的衣着是其妙无穷！刚才，小奥列佛被赤条条地裹在唯一一条能蔽体的毯子里，谁也判断不出他的身份，他或许身为贵族后裔，或为乞丐所生。现在，当他被套上一件已经多次使用而泛黄的白布衫时，他就似乎被立即贴上了贱种的标签。从此，他就是一个被贫民习艺所收容的孤儿了，他注定要做苦工，吃不

饱也饿不死，任人拳打脚踢，遭受各种歧视而得不到任何人的怜悯。

苍天似乎有灵，小奥列佛哭得特别凶。他要是真的知道自己是个孤儿，命运全部掌握在教会的权贵们手中，靠别人发慈悲而活着，他会不会哭得更凶，更痛苦呢？



奥列佛·特维斯特的成长、教育和伙食情况

小奥列佛在此后的八至十个月之内，饱受背信和欺诈行为的伤害，当然他并不能知晓。奶瓶代替了母亲的乳头。按照规定，习艺所将小奥列佛的情况如实地向教区当局作了汇报。教区当局一本正经地询问其下属，在习艺所里有没有一个被收容的女人，能承担起抚养小奥列佛的任务。习艺所的头儿谦恭地回答说“没有”。于是教会当局作出宽宏大量的决定：将小奥列佛寄养出去，换句话说，也就是送他到一个习艺所的分部。那儿离这里有三英里多路，有着二三十个违反“济贫法”的小犯人。这些小家伙整天在地上打滚嬉闹，没有吃得太饱和穿得太暖之虑。一个“慈母般的”老女人关照管束他们。每送来一名小犯人，每周必须付她七个半便士的伙食“救助金”，否则她是不会接收这些小犯人的。一个孩子每周七个半便士的伙食费是够丰厚的，能买到许许多多的食品，撑饱肚子尚足足有余。小肚子万一撑坏了怎么办？老女人在心里掂量。她办事精明沉稳，知道怎么对孩子有利，更知道怎么对自己有利。她按照自己的生活逻辑和理论来分配每周生活费：把大部分拨归自己受用，小部分留给那些小犯人——因为她怕孩子撑坏了肚子，孩子们得慢慢成长——她不愧为一位伟大的

实验哲学家。

众所周知，还有过这么一位实验哲学家，他曾创造一套能叫“马儿不吃草”的伟大理论，并积极付诸实施。他竟把一匹马的饲料减少到每天一根草。诚然，这位实验哲学大师是想把它训练成一匹完全不食“人间烟火”的天马。深感遗憾的是，那匹马在第一次享用“全是由空气酿成的美食”之前二十四小时便倒毙了。颇具讽刺意味的是，老女人的实验哲学也同样失灵。苦难的孩子们也像“天马”一样，往往因营养极度缺乏而难以维持生存，或在饥寒交迫中病倒，或因身子支撑不住而掉进火炉，或者糊里糊涂差点儿被闷死，这类事的发生率竟有百分之八十五！在以上任何一种情况下，可怜的孤儿都很有可能被死神召走，到另一世界里去寻找自己从未见过面的亲人。

管教者有时翻动小犯人们的床架子，竟然没发觉床上还有教区送来的一名孤儿，致使他摔到地上；或者，某一次在集中洗刷时竟把孤儿烫死（不过后来这类事情难以发生，因为集中洗刷在寄养所里是极少的）。对此，教区当局有时要进行审讯，那倒是难得有趣的。逢到这般场合，陪审团或许突发奇想，提出一些麻烦问题，教区的居民也许会义愤填膺地联名抗议。但这类举动显得不知趣，因为教会当局派来的医生和干事，会用“实证”来否定找麻烦者或抗议者的。孤儿的尸体照例由教区医生解剖，医生证明小孩肚子里什么也没有——不是什么中毒而死的（这倒是很可能）；而教区干事则宣称其供给必定符合上级要求（一副忠诚模样！）。这也难怪干事在提供伪证，因为理事会在定期视察寄养所的前一天，总是指派一名干事去通告：检查团即将到来。每当他们莅临时候，孩子们一个个都被收拾得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。看了这些令人赏心悦目的孩子，谁还再想挑剔什么呢？

试想一下吧，这种寄养制度会有什么好结果呢？奥列佛·特维斯特满九岁时，仍然很瘦弱，身材矮小，腰围细软，脸色苍

白。然而他天性善良，并具有一颗坚毅的心灵。寄养所太差的营养，驱使他用想象充实自己，致使心灵天地得到充分开拓。这也许正是他能够活到九周岁的奥秘。不管怎么样，他已是九岁了。他在煤窖里张罗着过自己的生日。他精心挑选的宾客只是另外两个小绅士，因为小奥列佛觉得这两个家伙凶狠，也居然敢大胆叫饿。结果三个人共享了一顿毒打后，都被关了禁闭。这当儿，管教他们的“好当家”曼太太突然神情紧张起来，她被什么吓了一跳。原来她瞥见教区干事班布尔先生，正吃力地拉开装在菜园大门上的小门。

“仁慈的上帝！原来是您，班布尔先生。”曼太太从窗子伸出头说，装出一副喜出望外的真情。她低声吩咐苏珊，立刻把奥列佛和另外两个小鬼孩带到楼上去，把他们洗洗干净。“我的老天爷！说实在的，班布尔先生，见到您我高兴极了。”

班布尔身材肥胖，性格暴躁。他对于曼太太如此亲热的招呼并没有回应，反倒将那扇门狠狠地摇晃了几下，然后再踢上一脚——除教区干事外，谁也不会踢出这样的脚来。

“天啦，真糟糕，”曼太太边说边小跑过去（这时三个孩子已被打发走了），“真是糟糕，我竟忘记大门应从里面锁着，这都是为了一群可爱的小淘气鬼！请进，先生，班布尔先生，请进，请进。”

尽管曼太太如此殷勤，客套，显出卑躬屈膝的样子，但那位教区干事仍毫不动容。

“曼太太，你知道吗，教区的公人员来这儿是干什么的？你竟把我堵在菜园门外让我等着，这难道有礼貌吗？能这样做吗？”班布尔先生紧握藤杖质问道，“曼太太，你大概不会忘记你身负教区委托，领着教会的薪金吧？”

“实在对不起，班布尔先生，我刚才只顾告诉几个可爱的孩子，说您来了，因为他们都很敬爱您，故而耽搁了时间。”曼太

太十分恭顺地回答道。

班布尔先生一向很自负，认为自己口才超群，身份高贵。听了曼太太这么一说，他的态度才略有好转了。

“好吧，曼太太，”他放缓声调，“也许，你所说的是真的。好吧，带路进屋子里去吧。我有许要对你说，我有件正经事要办。”

曼太太将干事引进一间方砖铺地的小会客室，并为他安排好座位，把他的三角帽和藤杖摆好在他面前的桌子上。班布尔先生这时抹去前额上沁出的汗水，洋洋得意地瞟了一下他的三角帽，笑容从脸上荡澜开。是的，他放下架子而露出了笑容。教会干事也是人，为什么在这儿就不能笑呢”

“先生，我刚才说的那些，您可别见怪。”曼太太甜蜜蜜地说，“您为了公事，走了好长一段路，本来就够辛苦的，我还让您等着。班布尔先生，我想您要不要喝点什么？”

“不喝，一口也不喝。”班布尔一本正经地说，平静地摇摇右手。

“我想您还是喝一点吧，”曼太太关注着班布尔说，“只喝一点儿，掺点凉的，再加上一块糖，好吗？”

班布尔先生干咳一声。

“怎么样，就来那么一小口吧？”曼太太劝道。

“那是什么呀？”干事问道。

“那是我常备在这儿的一点好东西，遇到哪个孩子身体不舒服，也算他有福气，我加上那么一点在达菲糖浆^①里让他喝。是这样的，班布尔先生。”曼太太边搭着话边走到屋角的食橱旁，取出一只瓶子和一个玻璃杯，“这是杜松子酒，我不敢骗您，真

① 达菲糖浆是治儿科常见病的一种药剂，由教士托马斯·达在十七世纪末配制而成。

的是杜松子酒。”

“曼太太，你给孩子们喝什么达非糖浆？”班布尔颇感兴趣地注视着曼太太调剂着饮料。

“愿上帝保佑这些孩子，我也知道达非糖浆是种好药剂，价钱昂贵，但我还是给他们喝了。”曼太太显示出保育妇职业的风度，“您要知道，我真不忍心看着这些孩子受苦受难啊，先生。”

“是的，”班布尔先生附和道，“你的确不忍心那样，你心肠好，曼太太。”他看着曼太太将杯子放到桌上，“我会不失时机地向理事会作汇报的，曼太太。”他把杯子移到面前，“你有着一颗慈母心，曼太太。”他用勺子将掺水的杜松子酒调匀，“我很高兴能祝你健康！”他一咕噜喝了半杯。

“好了，现在我们开始谈正经事吧。”干事先生掏出一只皮夹子，“那个总算有个名字的奥列佛·特维斯特，今天满九周岁了。”

“是的，愿上帝保佑他！”曼太太用围裙角揉着眼，将左眼揉得通红。

“尽管教区当局作出最大努力，出了十镑、二十镑赏格，多方搜索，”班布尔先生微微叹口气，“我们还是无法查明他的父亲究竟是谁，也弄不清他母亲的住址、姓名和身份。”

曼太太举起双手，深表惊讶。她寻思片刻，问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他又怎么会有姓氏呢？”

干事挺起胸膛，自鸣得意地说道：“唉，这就是我的发明。”

“您的发明创造，班布尔先生？”

“是的，我的发明创造。我按字母顺序给我们收养的孩子命名：上一个轮到S，我就管他叫斯瓦布尔（Swubble），这一个轮到T，我就叫他特维斯特（Twist），以此类推，我构思了从A到Z的二十六个不同字母开头的姓氏。等到最后一个也用上了时，再从头轮起。”

“先生，您的文才真了不起呀。”曼太太赞叹道。

“嗯，嗯，”教区干事越发得意起来，“也许是的，也许是这样，曼太太。”他饮干那杯杜松子酒，“奥列佛如今已长大了，留在这儿已不适合，理事会决定将他领回习艺所去。这次我来，准备亲自把他带过去。你现在就叫他来见我吧。”

“我这就去叫他来。”曼太太立即起身，离开小客厅走了。“善心”的女保护人曼太太擦去小奥列佛脸上和手上的一层污垢，然后将他带到小客厅里来。

“奥列佛，向这位可敬的先生鞠躬。”曼太太命令道。

小奥列佛遵命，朝着椅子上的干事和桌子上的三角帽合起来鞠了一个躬。

“奥列佛，你愿意跟我走吗？”班布尔先生神色庄严地说。

奥列佛正想开口，说他十分乐意跟任何人离开这儿；但抬头一看，站在干事身后的曼太太正凶相毕露地向他挥着拳头，他就把要说的话咽回肚子里了。他立刻领会到曼太太暗示的含义，因为拳头落在他身上的次数真是太多了，在他的头脑里已形成了某种可怕的条件反射。

于是，可怜的小奥列佛改口说道：“先生，她能不能与我一起去？”

“不，离不开这儿。”班布尔先生说道，“不过你别过虑，她有机会去看看你的。”

奥列佛显露出受到安慰的神情。幼小的奥列佛颇有灵性，他能装出一副依依难舍的样子，甚至能挤出几滴难过的眼泪，要哭出声来。饥饿以及刚才所遭受的禁闭虐待，不是很好的催哭剂吗？小奥列佛不由自主地哭了，哭得极自然，极伤心。曼太太将他紧紧地搂在怀里，并且给了他一片黄油面包——这对于奥列佛却是很实惠的，以免他到达习艺所时饿相吓人。

奥列佛手拿着曼太太馈赠的那片面包，戴上教区施舍的棕色布帽，跟随着班布尔离开了可憎可怕的寄养所。他阴暗的幼年就

在这儿度过，没有一句亲昵的话语，没有一道亲切的目光。然而，当他听到那所阴暗老屋的大门被“嘭”地关上时，他幼小的心灵中，抑制不住地冒出一股难言的悲伤。这儿有不少共患难的小朋友，不管有的是多么可恶，毕竟是他的朋友，从此他与他们分手了。即将掉进茫茫人海的孤独感，第一次渗入他的幼小心灵。

班布尔先生脚步跨得很大，小奥列佛跟着他小跑着；有时他牢牢抓住先生金钱饰边的衣袖，深怕被丢弃掉。一英里路走下来，他大约要问四次：是不是快到了？班布尔先生的回答是很干脆、很生硬的，因为掺水的杜松子酒只能短时间使他心情平和，现在已差不多蒸发完了，况且他是一位保持威严的教区干事。

奥列佛终于跨进了贫民习艺所。他坐在那儿不到一刻钟，刚吃完第二片面包，把他交给一个老妇人暂时照料的班布尔先生回来了，说今晚教区理事会正在开会，理事们要他即前往。

“木板（理事）怎么啦，怎么是活的？”九岁的奥列佛只知道“board”的意思是“木板”，却不知它又作“理事”用，因此听了班布尔的一番话直发愣。是该笑还是该哭，他心里没有准儿。不过，他也没有时间来考虑这些。班布尔先生见状，已用藤杖敲了下他的头，叫他清醒清醒；另一下敲在脊背上，这是叫他振作起来；然后命令他跟着他走，把他带进一间墙壁粉白的大房子里。有十来位胖绅士一张桌子坐着，首席是一张是特制的圈椅，比其它座位高出许多，上面端坐着一位格外肥胖的绅士，脸盘子也很圆很红。

“向理事们鞠躬。”班布尔说道。奥列佛将噙在眼眶里的几滴泪珠抹去，看见眼前只有一张桌子，却没有木板所在，便糊乱地向桌子鞠了一躲，也没谁介意这个。

“孩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坐在高椅子上的绅士问道。

小奥列佛从未见过这么多绅士，吓得直哆嗦；干事又用藤杖

敲了下他的背，他被吓哭了。“我叫奥列佛·特维斯特……”他回答的声音非常轻，并且吞吞吐吐的，招致一位绅士反感，说他是“个傻瓜”——这也是该绅士提神取乐之道。

“孩子，你听着，”高椅子上的绅士说，“我想，你应该知道你是个孤儿。”

“孤儿是什么，先生？”可怜的小奥列佛问道。

“这孩子肯定是个傻瓜蛋，这我早就料到了。”身穿白背心的绅士说道。

“别打岔！”高椅子上的绅士说，“你无父无母，你是个孤儿，是由教区收养的孤儿，你懂不懂！”

“懂，先生。”小奥列佛似乎此刻才懂得“孤儿”的含义，哭得很伤心。

“你哭什么呀？”白背心绅士问。真奇怪，这孩子有什么值得哭的呢？

“我想你每天晚上都该做祷告才是，”另一位绅士厉声道，“为养活你、照顾的好心人做祈祷，一个基督教徒应该如此。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奥列佛战战兢兢地说。这位绅士尽管说得很随便，但不无道理。是的，如果他为养活他、照顾他的人祈祷的话，他真的会像个基督徒，甚而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基督徒，可惜他并没有这样去做，因为还根本没有人教过他哩。

“好的！现在把你带到这里，是让你受教育，学习一门有用的技术。”高椅子上的红脸盘的绅士宣告道，“明白了吗？”

“记住，明晨六点钟，你就开始练习扯麻絮的技术。”白背心绅士绷着脸添上一句。

为了感激理事会的恩德，小奥列佛在干事示意下又深深地鞠了一躬。然后，被干事匆匆地带到一个偌大的收容室。他睡倒在一张硬邦邦的床上，在抽噎中进入梦乡——啊，英国的法律居然容许贫民安然入梦，这真是太宽宏仁慈了！

可怜的小奥列佛！当他进入甜蜜的梦乡时，他对现实中周围的一切毫无知觉。他压根儿没有意识到，就在这时，教区理事会作出了一项对他的未来影响巨大的决定。

原来，这个理事会的成员个个都是练达、睿智的贤哲。他们在分析贫民习艺所所情况时，有一个惊人的发现——贫民们喜爱习艺所！他们把这儿当作公共娱乐场所：终年免费享受一日三餐，甚而有茶点可品；在砖头和灰泥砌成的乐园里，他们只知道尽情地玩耍，不知道干活——这是寻常人永远发现不了的！贤哲们被震惊了：“这种状况只有靠我们来纠正，而且我们必须立即予以纠正！”于是，他们制订了法规：让这儿所有的贫民自行选择（当然他们决不会强迫任何人），要么在习艺所里慢慢地饿死，要么在习艺所外很快地饿死。为了这项法规能见成效，他们特意与水厂签订了无限制供水合同，与食品商签订了定期供应少量燕麦片的合同。规定每天三餐均为稀饭，每周两次各发放葱头一个，星期日增发半个面包。他们还讨论制定了不少有关妇女问题的法规，每一条都显示出决策者的英明而仁慈。譬如，鉴于受理离婚、遗产等讼事的民法博士会馆收费太高，他们大发慈悲，准许习艺所已婚的贫民离异；以前他们强制男方赡养家庭，现在要这些家伙变成一身轻松的光棍！单凭这最后两条规则还不行，还要夫妻一起进习艺所。不然，社会各阶层中不知还有多少人要救济。理事会成员个个老谋深算，他们早已考虑如何对付这种情况。你要救济，就得进习艺所来喝稀粥，这可把那些人吓退了。

在奥列佛·特维斯特被领回习艺所的最初半年内，正是这项法规执行的盛期。一开始开支也相当大，因为殡葬费用增加了。设法紧缩开支，把所有收容的贫民衣服改小，这样才能保证他们喝上一两个星期的稀粥。由于他们骨瘦如柴，改小的衣服穿在身上，也能随风哗啦啦地飘动。习艺所贫民的人数便像他们体重下降一样地减少着，理事会因而得意非凡。

男童们是在一座石墙大厅里吃饭，大厅里放着一口大锅。一位大师傅系着围裙，两个女人作帮手，用长柄勺子从锅里舀稀饭。每人每顿只能领到一小碗，只有逢到盛大节日，才外加二又四分之一英两的面包。孩子们从来不洗碗，总是用汤匙把碗刮得锃光瓦亮。这样干较费事，要花不少时间，因为汤匙同碗差不多大小。刮完粥碗后，他们坐在那儿眼巴巴地望着粥锅，恨不得能吞下砌锅灶的砖头，他们使劲地吮着自己的手指头，不放过偶尔溅在那上面的零碎粥星。这些男孩子通常胃口都很好。奥列佛·特维斯特和他的伙伴们忍受这种慢性饥饿的煎熬三个月，被折磨得快要发疯了。其中有一名男孩（他父亲开过一家小饭馆），他的个条比同龄人要大。他过不展示这种苦日子，阴郁地向周围伙伴发出暗示：除非每天加他一碗粥，否则某一天夜间，他很可能将睡在他身边的一名幼弱童吃掉！他凶光闪露，饿相吓人，大伙深信不疑他会那么干的。孩子们经过商讨，决定用抽签的办法选中一人，在当天晚餐后由他去求大师傅添粥。

中签的恰是奥列佛·特维斯特。

黄昏时分，孩子们纷纷就座了。大师傅系着围裙朝锅旁一站，作助手的贫妇便站到他后面。按惯例做完冗长的感恩祷告，便开始分粥。碗里的粥迅速地被一扫而光，大伙儿开始交头接耳，挤眉弄眼地向奥列佛暗示，身边的伙伴就用胳膊捣捣他，要他去当“英雄”。奥列佛已被饥饿和痛苦逼到绝路了，决意铤而走险。他从饭桌旁站起来，拿起碗和汤匙勇敢地走到大师傅跟前，用连自己也感到吃惊的声调说：

“先生，对不起，我还要。”

健壮的大师傅顿时面色煞白，呆若木鸡。他凝视着眼前这个敢造反的小怪物，沉默半晌，然后倚着锅灶，以免被吓倒。助手们由于受惊，孩子们由于紧张，也都一动不动。

“什么?!”大师傅终于开口了，声音很微弱。